

《疯狂动物城》主题曲《Try Everything》英译中翻译策略研究

朱欢欣

中国计量大学, 浙江省杭州市, 310018;

摘要: 本文以《疯狂动物城》主题曲《Try Everything》的百度百科中文译版为研究对象, 探讨动画电影歌曲在跨文化传播中的翻译策略。研究表明, 译文在严格遵循音乐“可唱性”的前提下, 通过重建中文押韵体系、精准匹配节奏与声调, 实现了与原曲的技术性融合。同时, 译文运用归化的文化意象、凝练的成语表达及人称的微妙调整, 成功传递了原文的核心情感, 在跨文化语境中激发了情感共鸣。该案例为动画电影歌曲乃至流行音乐作品的翻译实践提供了重要参考。

关键词: 《Try Everything》; 动画主题曲翻译; 归化; 异化; 可唱性

DOI: 10.64216/3080-1516.26.02.052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在动画电影的跨文化传播进程中, 主题曲发挥着不可或缺推动作用。一部优秀的动画电影, 往往有着广为流传的电影主题曲, 需同时达成曲风一致的“可唱性”与跨文化的“情感传递无隔阂性”这两项关键要求。

《疯狂动物城》于2016年3月4日在中国大陆与北美同步上映, 随即以超高的口碑和观影评分值成为了迪士尼动画票房新高, 先后获得美国电影学会十佳电影、第44届动画安妮奖、第70届英国电影学院奖、第74届金球奖、第89届奥斯卡金像奖等荣誉。^[1]影片的主题曲《Try Everything》由歌手夏奇拉演唱, 其歌词内容深刻呼应了主角朱迪不畏挫折、勇于尝试的成长叙事。目前, 学术界针对动画电影的研究, 大多集中于影片主题的探讨以及音乐赏析方面, 对于主题曲翻译策略的系统性分析相对匮乏。

鉴于此, 本文将结合权威的翻译理论, 深入剖析《Try Everything》百度百科中文译版的翻译逻辑。这一研究不仅能够丰富动画主题曲翻译领域的研究成果, 还能为节奏密集型音乐作品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翻译实践提供切实可行的参考, 具有显著的理论与实践双重价值。

1.2 文献综述

1.2.1 归化与异化理论

德国的古典语言学家、翻译理论家施莱尔马赫在其

《论翻译的方法》一文中提到: “翻译的途径只有两种: 一种是译者尽量不打扰作者, 而引导读者去接近作者; 另一种是译者尽量不打扰读者, 而引导作者去接近读者”。^[2] 20世纪的美籍意大利翻译学者韦努蒂在其专著《译者的隐身》中首先提出异化和归化的概念,^[3] 强调异化翻译需保留源语文化特色, 避免文化同化; 在尤金·奈达的理论中, 歌曲翻译遵循韵律约束很关键, 归化利于实现歌曲可唱与受众接受; 国内学者李明在此基础上提出, 歌词翻译中归化可化解文化隔阂, 异化运用要以不损可唱性为前提。

1.2.2 歌曲翻译核心理论

许渊冲的翻译美学围绕“三美”(意美、音美和形美)展开, 很好地再现了原文的诗性;^[4] Peter Low“五项全能原则”将可唱性列为首要标准; 张思洁指出动画歌词需平衡儿童易懂性与成人审美; 刘敏针对拉丁曲风提出翻译需严控音节数与押韵, 通过归化化解文化隐喻。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本文以《Try Everything》在百度百科上的中文版歌词为研究对象, 旨在系统分析其翻译策略与适配逻辑。研究将遵循“理论框架构建——文本特征分析——翻译策略解构——综合效果评估”的路径展开。

1. 结合文献综述, 构建以“可唱性”为刚性约束、以“情感动态对等”为核心目标的分析框架。

2. 采用文本细读法与对比分析法。将原文歌词与中文译版进行逐句、逐段的精细化比对。

3. 进行综合评估。结合电影场景、角色心路历程,

评价中文歌词是否在满足“可唱性”这一音乐本体要求的同时，成功完成了跨文化的情感传递使命。

2 《Try Everything》原歌词与中文译版的文本特征及情感核心

《Try Everything》的原歌词架构明晰，情感走向清晰可辨。主歌部分借助一系列具象场景，像新生的鸟儿多次尝试飞翔等，生动地阐述了“失败是成长道路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一质朴而深刻的哲理。预副歌部分，通过“I won't give up, no I won't give in”这一坚定语句的反复吟唱，实现了从平铺直叙到庄严誓言的巧妙转折。副歌部分，“falling down”与“get up”的动态对立与主题句“I will try everything”相互呼应、循环往复，将情感推向高潮，鲜明地凸显出在动态的起伏变化中始终保有尝试精神的核心态度。整首歌曲的押韵自然流畅，凭借元音的和谐共振以及短语的重复使用，营造出一种既流畅又充满韧性的听觉体验，赋予歌曲强大的动力感。

其中文译版在保留原曲段落结构与重音节奏的基础上，对韵律进行了深度创新。译者并未机械对应英文原韵，而是在考虑中文的声韵特点的基础上，创建起一套严谨、有层次感的内在押韵体系。像“失败”与“未来”这种在情感上相互呼应、声韵上又互相产生共鸣的组合，在主歌部分被巧妙地搭配在一起。

在情感传递方面，原文通过“fall, get up, try, start again”等一系列充满动作感的词汇，描绘出一条“承受挫折——振作精神——探索前行”的螺旋式上升情感轨迹。而中文译版的精妙之处，就在于用中国特有的精炼笔法和成语意象，如“锲而不舍”、“东山再起”、“勇攀高峰”等，恰到好处地表现出了这一个动态的情感曲线。译文保存了失败到奋进的叙述张力，也借助第一人称的变换来加强歌词的自省与共情作用。

3 韵律约束下的“可唱性”实现策略

“可唱性”作为歌曲翻译过程中必须坚守的核心准则，是五项全能原则的首要标准，也是其最终目的。^[5]面对原曲鲜明的流行节奏与强烈的情感张力，译文通过一系列精妙策略，成功实现了与原曲听觉框架的高度契合。

3.1 节奏单元与气口的精准对应

译文在处理节奏时，着重考量整体乐句的时值感以及演唱过程中的呼吸气口，而非简单地进行音节对应。

以主歌部分为例，“I keep falling down, I keep on hitting the ground”的语流紧凑且急促，译文“我总是失败，总是跌倒”采用两个四字短语，节奏顿挫清晰，与原句的急促感完美匹配，使演唱者能够自然流畅地传达出原句的情感。在副歌部分，“I won't give up, no I won't give in”通过铿锵有力的重复，营造出强烈的宣言氛围。译文“我绝不会逆来顺受，绝不会以放弃告终”采用稍长的句式，既保持了宣言应有的力度，又赋予其绵延不绝的听觉感受，与原曲的情感表达相得益彰。

3.2 核心词重音与声调旋律的巧妙匹配

译者深知，确保每一个乐句的意义重心词落在旋律的重拍上，是保证“可唱性”的关键。副歌结尾句“I wanna try even though I could fail”旋律的重心集中在“try”和“fail”上。译文“即便我会失败，我也会锲而不舍，竭尽全力”，精准地将“失败”“不舍”“全力”等关键词置于对应的强拍位置，便于演唱者把歌词的主旨表达清楚。同时，通过“力”(lì)这个去声字的强收尾，使唱句产生了强烈的终止感，从而加强了情感的表现力度。此外，译文整体注重声调的起伏变化，避免单一走向。例如，“东山再起(平 - 平 - 仄 - 仄)”与“展望未来(仄 - 仄 - 仄 - 平)”的交替使用，让歌曲有了丰富的韵律美感。

3.3 押韵体系的归化重建与情感强化

原文的押韵方式相对自由，如“again/ground”“end/again/fail”等。而译文则依据中文的审美习惯，精心构建了一个更具结构感的押韵网络。

在主歌部分，译文以“ai”韵贯穿情感主线。“今夜我搞砸了，又一次失败了(bài)”与“但我总能咬牙站起，展望全新的未来(lái)”两句中，韵脚巧妙地将“失败”与“未来”直接关联起来，在声音层面实现了从挫折到希望的转折，使听众能够更深刻地感受到歌曲所传达的情感变化。

副歌后两句通过“力(lì)”字在句尾的两次重复，形成了最强烈、最核心的听觉记忆点，将情感推向了顶峰。这种设计并非严格遵循一韵到底的原则，而是通过核心词“力”的复沓，达到了比单纯押韵更直接有力的口号式效果，进一步强化了歌曲的情感表达。

4 文化意象与情感动态的传递策略

在达成“可唱性”这一基础目标后，如何精准传递情感与意义，成为译文追求的更高境界。在此方面，译文

展现出了对原文的忠实态度以及富有创造性的转化能力。

4.1 文化意象的归化转译与哲理整合

归化翻译是要把源语本土化,以目标语或译文读者为归宿,采取目标语读者所习惯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6]对于原文中基于普遍生活经验的比喻,译文采用归化转译的方式,使其契合中文语境下的文化认知与审美习惯。例如,原文“Birds don't just fly, they fall down and get up”,译文将其译为“新生的鸟儿无法飞翔,狠狠的摔倒却不断的站起”,并创造性地补入“不经风雨哪有彩虹”。这一译法达成了三重效果:其一,以“新生的”精确地指明了鸟儿的成长阶段,使得比喻的指向性更加明确;其二,把“fall down and get up”的动态过程细致化为“摔倒却不断的站起”,极大地增强了画面感与坚韧不拔的精神特质;其三,补入的谚语是对原文隐含哲理(Nobody learns without getting it wrong)的直接提炼与升华,借助中文观众耳熟能详的语言,实现了从“具体意象”到“普遍道理”的自然过渡,完成了意境的补偿与深化。

4.2 情感强度的显化与叙事递进

译文通过选用更具象、情感色彩更为浓郁的词汇,凸显了原文的情感强度,并构建起更为清晰的叙事脉络。例如,原文“I messed up tonight, I lost another fight”,译文为“今夜我搞砸了,又一次失败了”,运用“搞砸”和“失败”两个词汇,双重强化了挫败感。随后,对于“I still mess up but I'll just start again”,译文译为“支离破碎的我仍旧会东山再起”,借助成语“东山再起”,将简单的“重新开始”提升到历经磨难后重振旗鼓的层面,情感表达更为深沉。在情感递进方面,原文结尾“I'll keep on making those new mistakes”,译文为“我将不断的尝试,即便会犯下无数错误”,尽管未能完全传递出“新错误”所蕴含的积极探索意味,但通过“不断尝试”与“犯下错误”的并置表述,依然清晰地传达出“不惧犯错、持续行动”的核心态度,完成了从“承认失败”到“坚持行动”的情感闭环。

4.3 人称的保持与激励对象的普适化微调

原文以第一人称“I”贯穿始终,呈现出强烈的个人独白与宣誓色彩。译文严格遵循这一视角,强化了主体的自我表达。同时,在第二段主歌处进行了关键性的微调:原文“Look how far you've come, you filled your heart with love / Baby you've done enough”转向对特定对象(或自我另一面)进行温柔安抚。译文“回头看看你走过了多少险境 / 疲惫不堪的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保留了第二人称,但通过语境的泛化处理,使“你”既可以指向自我,也能够指向任何一位听众。这种处理方式,将纯粹的个人内心对话部分转化为更具普适性的共情与激励,拓展了歌曲与受众的关联度,更贴近了中文语境下表达宽慰的共性方式。

5 结论

本文通过对《Try Everything》英文原版与其百度百科中文译本的对比分析,揭示了优秀歌曲翻译如何在严苛的韵律框架下实现创造性平衡。研究表明,中文译本通过归化重建押韵体系、精准匹配节奏与重音,成功解决了“可唱性”这一核心挑战。同时,译文运用成语强化情感、转化文化意象、微调人称以增强共情,为动画电影歌曲的跨文化传播提供了可借鉴的范例。

参考文献

- [1] 储东巍. 从意识形态视角解读电影《疯狂动物城》[J]. 声屏世界, 2020, (08): 45-46.
- [2] 许亚敏. 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J]. 黑河学刊, 2017, (06): 59-61. DOI: 10.14054/j.cnki.cn23-1120/c.2017.06.024.
- [3] 鲍志坤. 从归化与异化的角度审视电影字幕翻译[J]. 电影文学, 2012, (24): 160-161.
- [4] 李正栓, 吴朝凤. 许渊冲英译《诗经》三位一体译者行为研究[J]. 外语教学, 2025, 46(03): 70-77. DOI: 10.16362/j.cnki.cn61-1023/h.2025.03.006.
- [5] 谢忠一. 基于五项全能原则的电影歌曲配译对比研究[D].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5. DOI: 10.26962/d.cnki.gbjwu.2025.000822.
- [6] 张琢涵. 归化与异化视角下《疯狂动物城》字幕汉译研究[J]. 现代英语, 2024, (21): 121-123.